紅樓夢/第08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八十二回　老學究講義警頑心　病瀟湘痴魂驚惡夢

話說寶玉下學回來，見了賈母。賈母笑道：“好了，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。去罷，見見你老爺，回來散散兒去罷。”寶玉答應著，去見賈政。賈政道：“這早晚就下了學了么？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？”寶玉道：“定了。早起理書，飯後寫字，晌午講書念文章。”賈政聽了，點點頭兒，因道：“去罷，還到老太太那邊陪著坐坐去。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，別一味的貪頑。晚上早些睡，天天上學早些起來。你聽見了？”寶玉連忙答應幾個“是”，退出來，忙忙又去見王夫人，又到賈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。

赶著出來，恨不得一走就走到瀟湘館才好。剛進門口，便拍著手笑道：“我依舊回來了！”猛可里倒唬了黛玉一跳。紫鵑打起帘子，寶玉進來坐下。黛玉道：“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。這麼早就回來了？”寶玉道：“噯呀，了不得！我今兒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么，心上倒象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。好容易熬了一天，這會子瞧見你們，竟如死而复生的一樣，真真古人說‘一日三秋，這話再不錯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上頭去過了沒有？”寶玉道：“都去過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別處呢？”寶玉道：“沒有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也該瞧瞧他們去。”寶玉道：“我這會子懶待動了，只和妹妹坐著說一會子話兒罷。老爺還叫早睡早起，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坐坐兒，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。”寶玉道：“我那里是乏，只是悶得慌。這會子咱們坐著才把悶散了，你又催起我來。”黛玉微微的一笑，因叫紫鵑：“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。二爺如今念書了，比不的頭里。”紫鵑笑著答應，去拿茶葉，叫小丫頭子沏茶。寶玉接著說道：“還提什麼念書，我最厭這些道學話。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，拿他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，還要說代圣賢立言。好些的，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，更有一种可笑的，肚子里原沒有什麼，東拉西扯，弄的牛鬼蛇神，還自以為博奧。這那里是闡發圣賢的道理。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，我又不敢違拗，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，但小時跟著你們雨村先生念書，也曾看過。內中也有近情近理

的，也有清微淡遠的。那時候雖不大懂，也覺得好，不可一概抹倒。況且你要取功名，這個也清貴些。”寶玉聽到這里，覺得不甚入耳，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，怎麼也這樣勢欲熏心起來？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，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聲。正說著，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，卻是秋紋和紫鵑。只聽秋紋道：“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里接去，誰知卻在這里。”紫鵑道：“我們這里才沏了茶，索性讓他喝了再去。”說著，二人一齊進來。寶玉和秋紋笑道：“我就過去，又勞動你來找。”秋紋未及答言，只見紫鵑道：“你快喝了茶去罷，人家都想了一天了。”秋紋啐道：“呸，好混帳丫頭！”說的大家都笑了。寶玉起身才辭了出來。黛玉送到屋門口兒，紫鵑在台階下站著，寶玉出去，才回房里來。

卻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，進了屋子，只見襲人從里間迎出來，便問：“回來了么？”秋紋應道：“二爺早來了，在林姑娘那邊來著。”寶玉道：“今日有事沒有？”襲人道：“事卻沒有。方才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：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，如有丫鬟們再敢和你頑笑，都要照著晴雯司棋的例辦。我想，伏侍你一場，賺了這些言語，也沒什麼趣兒。”說著，便傷起心來。寶玉忙道：“好姐姐，你放心。我只好生念書，太太再不說你們了。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，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。我要使喚，橫豎有麝月秋紋呢，你歇歇去罷。”襲人道：“你要真肯念書，我們伏侍你也是歡喜的。”寶玉聽了，赶忙吃了晚飯，就叫點燈，把念過的”四書”翻出來。只是從何處看起？翻了一本，看去章章里頭似乎明白，細按起來，卻不很明白。看著小注，又看講章，鬧到梆子下來了，自己想道：“我在詩詞上覺得很容易，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。”便坐著呆呆的呆想。襲人道：“歇歇罷，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。”寶玉嘴里只管胡亂答應。麝月襲人才伏侍他睡下，兩個才也睡了。及至睡醒一覺，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复去。襲人道：“你還醒著呢么？你倒別混想了，養養神明兒好念書。”寶玉道：“我也是這樣想，只是睡不著。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。”襲人道：“天氣不熱，別揭罷。”寶玉道：“我心里煩躁的很。”自把被窩褪下來。襲人忙爬起來按住，把手去他頭上一摸，覺得微微有些發燒。襲人道：“你別動了，有些發燒了。”寶玉道：“可不是。”襲人道：“這是怎麼說呢！”寶玉道：“不怕，是我心煩的原故。你別吵嚷，省得老爺知道了，必說我裝病逃學，不然怎麼病的這樣巧。明兒好了，原到學里去就完事了。”襲人也覺得可怜，說道：“我靠著你睡罷。”便和寶玉捶了一回脊梁，不知不覺大家都睡著了。直到紅日高升，方才起來。寶玉道：“不好了，晚了！”急忙梳洗畢，問了安，就往學里來了。代儒已經變著臉，說：“怪不得你老爺生氣，說你沒出息。第二天你就懶惰，這是什麼時候才來！”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，方過去了，原舊念書。到了下晚，代儒道：“寶玉，有一章書你來講講。”寶玉過來一看，卻是”後生可畏”章。寶玉心上說：“這還好，幸虧不是‘學’‘庸’。”問道：“怎麼講呢？”代儒道：“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。

”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，說：“這章書是圣人勸勉後生，教他及時努力，不要弄到……”說到這里，抬頭向代儒一瞧。代儒覺得了，笑了一笑道：“你只管說，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。《禮記》上說‘臨文不諱’，只管說，‘不要弄到’什麼？”寶玉道：“不要弄到老大無成。先將‘可畏’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，後把‘不足畏’二字警惕後生的將來。”說罷，看著代儒。代儒道：“也還罷了。串講呢？”寶玉道：“圣人說，人生少時，心思才力，樣樣聰明能幹，實在是可怕的。那里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象我的今日。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，又到五十歲，既不能夠發達，這种人雖是他後生時象個有用的，到了那個時候，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。”代儒笑道：“你方才節旨講的倒清楚，只是句子里有些孩子氣。‘無聞’二字不是不能發達做官的話。‘聞’是實在自己能夠明理見道，就不做官也是有‘聞’了。不然，古圣賢有遁世不見知的，豈不是不做官的人，難道也是‘無聞’么？‘不足畏’是使人料得定，方與‘焉知’的‘知’字對針，不是‘怕’的字眼。要從這里看出，方能入細。你懂得不懂得？”寶玉道：“懂得了。”代儒道：“還有一章，你也講一講。”代儒往前揭了一篇，指給寶玉。寶玉看是”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寶玉覺得這一章卻有些刺心，便陪笑道：“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。”代儒道：“胡說！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，也說沒有做頭么？”寶玉不得已，講道：“是圣人看見人不肯好德，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。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，人偏都不肯好他。至于那個色呢，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，無人不好的。但是德乃天理，色是人欲，人那里肯把天理好的象人欲似的。孔子雖是歎息的話，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。并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終是浮淺，直要象色一樣的好起來，那才是真好呢。”代儒道：“這也講的罷了。我有句話問你：你既懂得圣人的話，為什麼正犯著這兩件病？我雖不在家中，你們老爺也不曾告訴我，其實你的毛病我卻盡知的。做一個人，怎麼不望長進？你這會兒正是‘後生可畏’的時候，‘有聞’‘不足畏’全在你自己做去了。我如今限你一個月，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，再念一個月文章。以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。如若懈怠，我是斷乎不依的。自古道：‘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’你好生記著我的話。”寶玉答應了，也只得天天按著功課幹去。不提。

且說寶玉上學之後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。襲人倒可做些活計，拿著針線要繡個檳榔包兒，想著如今寶玉有了工課，丫頭們可也沒有饑荒了。早要如此，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？兔死狐悲，不覺滴下淚來。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，原是偏房。寶玉的為人，卻還拿得住，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，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。素來看著賈母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，自然是黛玉無疑了。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。想到此際，臉紅心熱，拿著針不知戳到那里去了，便把活計放下，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。

黛玉正在那里看書，見是襲人，欠身讓坐。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：“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大好了？”黛玉道：“那里能夠，不過略硬朗些。你在家里做什麼呢？”襲人道：“如今寶二爺上了學，房中一點事兒沒有，因此來瞧瞧姑娘，說說話兒。”說著，紫鵑拿茶來。襲人忙站起來道：“妹妹坐著罷。”因又笑道：“我前兒聽見秋紋說，妹妹背地里說我們什麼來著。”紫鵑也笑道：“姐姐信他的話！我說寶二爺上了學，寶姑娘又隔斷了，連香菱也不過來，自然是悶的。”襲人道：“你還提香菱呢，這才苦呢，撞著這位太歲奶奶，難為他怎麼過！”把手伸著兩個指頭道：“說起來，比他還利害，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。”黛玉接著道：“他也夠受了，尤二姑娘怎麼死了。”襲人道：“可不是。想來都是一個人，不過名分里頭差些，何苦這樣毒？外面名聲也不好聽。”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里說人，今聽此話有因，便說道：“這也難說。但凡家庭之事，不是東風壓了西風，就是西風壓了東風。”襲人道：“做了旁邊人，心里先怯了，那里倒敢去欺負人呢。”

說著，只見一個婆子在院里問道：“這里是林姑娘的屋子么？”那位姐姐在這里呢？”雪雁出來一看，模模糊糊認得是薛姨媽那邊的人，便問道：“作什麼？”婆子道：“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里林姑娘送東西的。”雪雁道：“略等等兒。”雪雁進來回了黛玉，黛玉便叫領他進來。那婆子進來請了安，且不說送什麼，只是覷著眼瞧黛玉，看的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，因問道：“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麼？”婆子方笑著回道：“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枝來。”回頭又瞧見襲人，便問道：“這位姑娘不是寶二爺屋里的花姑娘么？”襲人笑道：“媽媽怎麼認得我？”婆子笑道：“我們只在太太屋里看屋子，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，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。姑娘們碰著到我們那邊去，我們都模糊記得。”說著，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，又回頭看看黛玉，因笑著向襲人道：“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，原來真是天仙似的。”襲人見他說話造次，連忙岔道：“媽媽，你乏了，坐坐吃茶罷。”那婆子笑嘻嘻的道：“我們那里忙呢，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。姑娘還有兩瓶荔枝，叫給寶二爺送去。”說著，顫顫巍巍告辭出去。黛玉雖惱這婆子方才冒撞，但因是寶釵使來的，也不好怎麼樣他。等他出了屋門，才說一聲道：“給你們姑娘道費心。”那老婆子還只管嘴里咕咕噥噥的說：“這樣好模樣兒，除了寶玉，什麼人擎受的起。”黛玉只裝沒聽見。襲人笑道：“怎麼人到了老來，就是混說白道的，叫人聽著又生氣，又好笑。”一時雪雁拿過瓶子來與黛玉看。黛玉道：“我懶待吃，拿了擱起去罷。”又說了一回話，襲人才去了。

一時晚妝將卸，黛玉進了套間，猛抬頭看見了荔枝瓶，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

混話，甚是刺心。當此黃昏人靜，千愁萬緒，堆上心來。想起自己身上不牢，年紀又大了。看寶玉的光景，心里雖沒別人，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點意思。深恨父母在時，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。又轉念一想道：“倘若父母在時，別處定了婚姻，怎能夠似寶玉這般人才心地，不如此時尚有可圖。”心內一上一下，輾轉纏綿，竟象轆轤一般。歎了一回氣，掉了幾點淚，無情無緒，和衣倒下。

不知不覺，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：“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。”黛玉道：“我雖跟他讀過書，卻不比男學生，要見我作什麼？況且他和舅舅往來，從未提起，我也不便見的。”因叫小丫頭：“回复‘身上有病不能出來’，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。”小丫頭道：“只怕要與姑娘道喜，南京還有人來接。”說著，又見鳳姐同邢夫人，王夫人，寶釵等都來笑道：“我們一來道喜，二來送行。”黛玉慌道：“你們說什麼話？”鳳姐道：“你還裝什麼呆。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升了湖北的糧道，娶了一位繼母，十分合心合意。如今想著你撂在這里，不成事体，因托了賈雨村作媒，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，還說是續弦，所以著人到這里來接你回去。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，都是你繼母作主。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，還叫你璉二哥哥送去。”說得黛玉一身冷汗。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里做官的樣子，心上急著硬說道：“沒有的事，都是鳳姐姐混鬧。”只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，”他還不信呢，咱們走罷。”黛玉含著淚道：“二位舅母坐坐去。”眾人不言語，都冷笑而去。黛玉此時心中乾急，又說不出來，哽哽咽咽。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似的，心中想道：“此事惟求老太太，或還可救。”于是兩腿跪下去，抱著賈母的腰說道：“老太太救我！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！況且有了繼母，又不是我的親娘。我是情願跟著老太太一塊兒的。”但見老太太呆著臉兒笑道：“這個不干我事。”黛玉哭道：“老太太，這是什麼事呢。”老太太道：“續弦也好，倒多一副妝奩。”黛玉哭道：“我若在老太太跟前，決不使這里分外的閒錢，只求老太太救我。”賈母道：“不中用了。做了女人，終是要出嫁的，你孩子家，不知道，在此地終非了局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在這里情願自己做個奴婢過活，自做自吃，也是願意。只求老太太作主。”老太太總不言語。黛玉抱著賈母的腰哭道：“老太太，你向來最是慈悲的，又最疼我的，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全不管！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，是隔了一層了，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，看我娘分上，也該護庇些。”說著，撞在怀里痛哭，聽見賈母道：“鴛鴦，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。我倒被他鬧乏了。”黛玉情知不是路了，求去無用，不如尋個自盡，站起來往外就走。深痛自己沒有親娘，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，平時何等待的好，可見都是假的。又一想：“今日怎麼獨不見寶玉？或見一面，看他還有法兒？”便見寶玉站在面前，笑嘻嘻地說：“妹妹大喜呀。”黛玉聽了這一句話，越發急了，也顧不得什麼了，把寶玉緊緊拉住說：“好，寶玉，我今日才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。”寶

玉道：“我怎麼無情無義？你既有了人家兒，咱們各自幹各自的了。”黛玉越聽越氣，越沒了主意，只得拉著寶玉哭道：“好哥哥，你叫我跟了誰去？”寶玉道：“你要不去，就在這里住著。你原是許了我的，所以你才到我們這里來。我待你是怎麼樣的，你也想想。”黛玉恍惚又象果曾許過寶玉的，心內忽又轉悲作喜，問寶玉道：“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。你到底叫我去不去？”寶玉道：“我說叫你住下。你不信我的話，你就瞧瞧我的心。”說著，就拿著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划，只見鮮血直流。黛玉嚇得魂飛魄散，忙用手握著寶玉的心窩，哭道：“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，你先來殺了我罷！”寶玉道：“不怕，我拿我的心給你瞧。”還把手在划開的地方兒亂抓。黛玉又顫又哭，又怕人撞破，抱住寶玉痛哭。寶玉道：“不好了，我的心沒有了，活不得了。”說著，眼睛往上一翻，咕咚就倒了。黛玉拼命放聲大哭。只聽見紫鵑叫道：“姑娘，姑娘，怎麼魘住了？快醒醒兒脫了衣服睡罷。”黛玉一翻身，卻原來是一場惡夢。

喉間猶是哽咽，心上還是亂跳，枕頭上已經濕透，肩背身心，但覺冰冷。想了一回，“父親死得久了，與寶玉尚未放定，這是從那里說起？”又想夢中光景，無倚無靠，再真把寶玉死了，那可怎麼樣好！一時痛定思痛，神魂俱亂。又哭了一回，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，扎掙起來，把外罩大襖脫了，叫紫鵑蓋好了被窩，又躺下去。翻來复去，那里睡得著。只聽得外面淅淅颯颯，又象風聲，又象雨聲。又停了一會子，又聽得遠遠的吆呼聲兒，卻是紫鵑已在那里睡著，鼻息出入之聲。自己扎掙著爬起來，圍著被坐了一會。覺得窗縫里透進一縷涼風來，吹得寒毛直豎，便又躺下。正要朦朧睡去，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兒的聲兒，啾啾唧唧，叫個不住。那窗上的紙，隔著屜子，漸漸的透進清光來。

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，一回兒咳嗽起來，連紫鵑都咳嗽醒了。紫鵑道：“姑娘，你還沒睡著么？又咳嗽起來了，想是著了風了。這會兒窗戶紙發清了，也待好亮起來了。歇歇兒罷，養養神，別盡著想長想短的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何嘗不要睡，只是睡不著。你睡你的罷。”說了又嗽起來。紫鵑見黛玉這般光景，心中也自傷感，睡不著了。聽見黛玉又嗽，連忙起來，捧著痰盒。這時天已亮了。黛玉道：“你不睡了么？”紫鵑笑道：“天都亮了，還睡什麼呢。”黛玉道：“既這樣，你就把痰盒兒換了罷。”紫鵑答應著，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盒兒，將手里的這個盒兒放在桌上，開了套間門出來，仍舊帶上門，放下撒花軟帘，出來叫醒雪雁。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，只見滿盒子痰，痰中好些血星，唬了紫鵑一跳，不覺失聲道：“噯喲，這還了得！”黛玉里面接著問是什麼，紫鵑自知失言，連忙改說道：“手里一滑，幾乎撂了痰盒子。”黛玉道：“不是盒子里的痰有了什麼？”紫鵑道：“沒有什麼。”說著這句話時，心中一酸，那眼淚直流下來，聲兒早

已岔了。黛玉因為喉間有些甜腥，早自疑惑，方才聽見紫鵑在外邊詫异，這會子又聽見紫鵑說話聲音帶著悲慘的光景，心中覺了八九分，便叫紫鵑：“進來罷，外頭看涼著。”紫鵑答應了一聲，這一聲更比頭里凄慘，竟是鼻中酸楚之音。黛玉聽了，涼了半截。看紫鵑推門進來時，尚拿手帕拭眼。黛玉道：“大清早起，好好的為什麼哭？”紫鵑勉強笑道：“誰哭來，早起起來眼睛里有些不舒服。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時候更大罷，我聽見咳嗽了大半夜。”黛玉道：“可不是，越要睡，越睡不著。”紫鵑道：“姑娘身上不大好，依我說，還得自己開解著些。身子是根本，俗語說的，‘留得青山在，依舊有柴燒。’況這里自老太太，太太起，那個不疼姑娘。”只這一句話，又勾起黛玉的夢來。覺得心頭一撞，眼中一黑，神色俱變，紫鵑連忙端著痰盒，雪雁捶著脊梁，半日才吐出一口痰來。痰中一縷紫血，簌簌亂跳。紫鵑雪雁臉都唬黃了。兩個旁邊守著，黛玉便昏昏躺下。紫鵑看著不好，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。

雪雁才出屋門，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來。翠縷便道：“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？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里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。”雪雁連忙擺手兒，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嚇了一跳，說：“這是什麼原故？”雪雁將方才的事，一一告訴他二人。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：“這可不是頑的！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？這還了得！你們怎麼這麼糊涂。”雪雁道：“我這里才要去，你們就來了。”正說著，只聽紫鵑叫道：“誰在外頭說話？姑娘問呢。”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。翠縷翠墨見黛玉蓋著被躺在床上，見了他二人便說道：“誰告訴你們了？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。”翠墨道：“我們姑娘和雲姑娘才都在四姑娘屋里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，叫我們來請姑娘來，不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也不是什麼大病，不過覺得身子略軟些，躺躺兒就起來了。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，飯後若無事，倒是請他們來這里坐坐罷。寶二爺沒到你們那邊去？”二人答道：“沒有。”翠墨又道：“寶二爺這兩天上了學了，老爺天天要查功課，那里還能象從前那麼亂跑呢。”黛玉聽了，默然不言。二人又略站了一回，都悄悄的退出來了。

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論評惜春所畫大觀園圖，說這個多一點，那個少一點，這個太疏，那個太密。大家又議著題詩，著人去請黛玉商議。正說著，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，神色匆忙。湘雲便先問道：“林姑娘怎麼不來？”翠縷道：“林姑娘昨日夜里又犯了病了，咳嗽了一夜。我們聽見雪雁說，吐了一盒子痰血。”探春聽了詫异道：“這話真么？”翠縷道：“怎麼不真。”翠墨道：“我們剛才進去去瞧了瞧，顏色不成顏色，說話兒的氣力兒都微了。”湘雲道：“不好的這麼著，怎麼還能說話呢。”探春道：“怎麼你這麼糊涂，不能說話不是已經……”說到這里卻咽住了。惜春道：“林姐姐那

樣一個聰明人，我看他總有些瞧不破，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真來。天下事那里有多少真的呢。”探春道：“既這麼著，咱們都過去看看。倘若病的利害，咱們好過去告訴大嫂子回老太太，傳大夫進來瞧瞧，也得個主意。”湘雲道：“正是這樣。”惜春道：“姐姐們先去，我回來再過去。”于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丫頭，都到瀟湘館來。進入房中，黛玉見他二人，不免又傷心起來。因又轉念想起夢中，連老太太尚且如此，何況他們。況且我不請他們，他們還不來呢。心里雖是如此，臉上卻礙不過去，只得勉強令紫鵑扶起，口中讓坐。探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，一頭一個。看了黛玉這般光景，也自傷感。探春便道：“姐姐怎麼身上又不舒服了？”黛玉道：“也沒什麼要緊，只是身子軟得很。”紫鵑在黛玉身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兒。湘雲到底年輕，性情又兼直爽，伸手便把痰盒拿起來看。不看則已，看了唬的驚疑不止，說：“這是姐姐吐的？這還了得！”初時黛玉昏昏沉沉，吐了也沒細看，此時見湘雲這麼說，回頭看時，自己早已灰了一半。探春見湘雲冒失，連忙解說道：“這不過是肺火上炎，帶出一半點來，也是常事。偏是雲丫頭，不拘什麼，就這樣蝎蝎螫螫的！”湘雲紅了臉，自悔失言。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，似有煩倦之意，連忙起身說道：“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，我們回來再瞧你。”黛玉道：“累你兩位惦著。”探春又囑咐紫鵑好生留神伏侍姑娘，紫鵑答應著。探春才要走，只聽外面一個人嚷起來。未知是誰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